

王新鵬 身在紅樓心在「曹」

著名華裔編舞家王新鵬將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搬上舞台。恢宏的背景與精緻細膩的芭蕾舞，是香港芭蕾舞團新舞季的焦點演出。《紅樓夢》的故事很複雜，支線特別多，年輕時看原著會為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悲劇落淚，長大後再看，覺得人生就如大觀園一樣，興衰有時。每個人看《紅樓夢》都有不一樣的情感和觸動，王新鵬不斷翻閱著作，用心領悟作者曹雪芹的本意。直至去年，在德國多特蒙德芭蕾舞團待的第九個年頭，任藝術總監的他在舞團戲劇顧問的推動下，開始構思編中國作品的可能性，最終選定以《紅樓夢》作為其旅歐二十多年、回歸文化根源之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攝(部分)：莫雪芝
圖：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德國多特蒙德芭蕾舞團《紅樓夢》劇照
攝影：Bettina Stoess



■香港芭蕾舞團《紅樓夢—夢紅樓》，角色：薛寶釵
舞蹈員：金瑤，攝影：Almond Chu



■香港芭蕾舞團《紅樓夢—夢紅樓》，角色：林黛玉、賈寶玉，舞蹈員：劉昱瑤、李嘉博，攝影：Almond Chu

會選擇《紅樓夢》，必定是喜歡這個故事。舞劇去年11月在德國多特蒙德舉行當地首演，此前的一年多，王新鵬不斷修改舞作的結構，當中最大的困難是音樂的選擇。「一開始選用了很多中國很古典的音樂，但牽涉到中國音樂家的版權問題，要重寫的話時間來不及，中國音樂家的價錢也是問題。」他本來想找一個中國作曲家去編曲，後來舞團竟找來Michael Nyman(英國金球獎得獎作曲家)的作品，發現裡面用了很多五聲調式的音樂元素，其作曲靈感帶有亞洲的色彩，一聽，結構好到不得了。

《紅樓夢》在德國演出後好評如潮，這次在香港的演出與德國不一樣，主要是中國人與德國人對原著的理解有所差異。

曹雪芹的原意

「我喜歡《紅樓夢》，覺得比較適合芭蕾舞。」《紅樓夢》引人入勝的是故事中的人物性格，但王新鵬並非要理出所有人物的關係，也不是要跟你說《紅樓夢》是甚麼，「我們只集中在三個人物(寶玉、黛玉、寶釵)上。」王新鵬說：「我們並非要說一個故事，而是通過這三個人物說出中國的一個夢。」

有趣的是，德國人和王新鵬對於《紅樓夢》這個文本的理解完全不一樣。戲劇顧問的理解是，《紅樓夢》是說一個中國人(寶玉)的一生經歷。「寶玉的一生很短，經歷了家國從興到衰的變化，這樣的過程是每個人都有的。」而王新鵬眼中的《紅樓夢》是深遠的，曹雪芹是透過人物寫中國改變的一個過程。他甚至與顧問談到作品裡的道教、佛教，看了很多相關的資料。

常說「不看破紅塵便讀不懂《紅樓夢》」，但王新鵬認為曹雪芹是看破紅塵才寫下《紅樓夢》，甚至將道與佛的最高境界體現出來。「中國人的災難也好，苦難也好，人生的喜怒哀樂到最後也是一場空。」

他承認編《紅樓夢》是一個挑戰，裡面的內容、故事非常難處理，「用芭蕾舞去說故事，很難把意義、哲學體現出來。」只能利用舞蹈去表現人與人的關係、大觀園的事與糾結，「但這不是曹雪芹最本質的東西。」

這也是他編這齣舞最糾結的地方，不僅僅是說一個故事，而是從故事中呈現他對曹雪芹文本的理解，患病的、出家的、自殺的，在看破紅塵後一切皆空，這是中國人的生活經歷，「這才是有意義的地方。」拋開賈府，把中國當作是大觀園來看，就有不一樣的解釋。

編舞要留白

「我不會具體去說每一個細節，芭蕾舞就是要抽象化、想像化。」名為賈寶玉、林黛玉的人，在舞劇中也不具有真正的意義，寶玉的出生、長大、黛玉與寶釵如何生活的過程、黛玉與寶玉相愛的過程，到賈家破碎、各人命運不同，這樣一路說去，就只是單純呈現文本的表象，「這樣篇幅大、內容多，三四個舞劇也表達不清楚。」

「我就用這三人的愛情線，加上賈母不可逆轉的封建思想，使寶玉不得不屈服在封建社會的規條裡。但屈服於封建規條用一個賈母來表達似乎不夠有力，所以我就跨越到今天，以服裝展示出從明代、清代、民國到文化大革命，中國都有很多苦難，不只一個林黛玉，中國有千萬萬個林黛玉、賈寶玉，他們都不可能在這種生活下得到自己想要的。」寶玉最想得到愛，但林妹妹死了，他或許期望下一世能夠重來，然而歷史的長河沒法改變，一世又一世，他也逃不出封建、逃不出命運的枷鎖。從人到國家，再到命運，這是王新鵬舞劇中想要探索的。

舞劇裡有一段三人舞，時間定格在三人一起嘻鬧玩樂的那一刻，下一刻是一個夢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三人好像互不相識，又好像交織在一起，之後寶玉寶釵

走在一起，黛玉走到另一邊，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說白了就沒甚麼意思，沒說白就給人一種『唉，似乎是這樣』的感覺。」不像話劇般直白，舞蹈的語言和其他語言不一樣，寓意性、感覺性的東西更多一點，「這樣張力會更大。」

為了表現林妹妹死後，寶玉不能抗衡封建社會的悲哀，王新鵬用了八個武士以棍子敲打地面，寶玉好像被棍子抽打，他掙扎着卻反抗不了，武士彷彿形成了「一道牆」，把他困住。事實上牆並不存在，但他一直想衝卻衝不過去，有「空」的意味。「牆是不存在的東西，就像有時候有些東西就是與自己過不去，甚至覺得空氣都與自己作對，它就這麼壓在身上讓你不得不屈服。」這是他很有意思的一段舞。

德國首演後，觀眾的回應也有趣，因為不曾接觸過《紅樓夢》，但他們很喜歡中國文化，覺得中國的古典音樂很好聽，中國的服裝也很好看。「他們其實看不懂裡面說的故事，但他們能感受到三人的愛情關係，不明白當中的奧妙，卻隱約知道是命運使然。」

從經典文本裡，王新鵬傾注全力編出他心目中的《紅樓夢》，至於編得是否精彩，他說，留給評審家去定奪。



■德國多特蒙德芭蕾舞團《紅樓夢》劇照
攝影：Bettina Stoess

經典再出發

香港芭蕾舞團以《天鵝湖》為今個舞季揭開序幕，我選看了由俄羅斯馬林斯基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金基珉與港芭蕾舞獨舞員張思園擔演，排於第二個周末上演的場次，入場後才發現原來只有首個周末的演出有香港小交響樂團現場伴奏，有點失望。雖然芭蕾舞節目主角是舞蹈，但現場伴奏與播放錄音帶的音樂質感很不同，也少了舞者與音樂之間的即時交流與互動。



■巴黎歌劇院《荷夫曼的故事》



■Swan Lake劇照，舞蹈員：張思園、金基珉(Kim Kimin)，攝影：Benjamin Leung，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這次演出的是原編舞佩蒂巴及艾化李夫版本。飾演王子的金基珉舞技不錯，但「演」就普通，總覺得感情不夠。第一幕群眾慶祝王子的成年禮，王子與母后到場，由觀眾慶祝活動的心情轉變成對成年與未來的憧憬與疑惑，跳舞的部分不多，以內心戲為主，但金基珉的表現給我的感覺頗為平板。第二幕追逐天鵝，至與白天鵝相遇，舞蹈部分相當好看，但與張思園的白天鵝與德蒂感情交流不多，或許是默契關係。跟着兩幕金基珉給我的感覺與第二幕相若，他的舞蹈動作很準確，獨舞尤佳，但雙人舞卻欠情感。

張思園的奧德蒂也給我類似的感覺。個人一直覺得她很有潛質，這次也是特意選她的場次來看。第二幕白天鵝與王子相遇的一場雙人舞，羞澀的天鵝無意識地擺動頸項，雙手作拍翼的細緻動作，都掌握準確，但卻缺少了那份內在的感情，那份由心而生的柔弱和無力感。第三幕倒能把黑天鵝奧狄莉的冷艷和內裡暗藏的陰險表現出來。加上第三幕的民族舞編排不錯，個人覺得這一幕是全劇最出色的部份。

至於第四幕，原編舞讓二人投殉殉情，解除了魔咒，而巫師羅伯特亦因此而消失，雖說是悲劇，但總算有一道光，因為愛/犧牲最終也摧毀了惡魔。

基本上按照奧芬巴赫原著構思來演，荷夫曼在酒館內訴說自己三段早夭的愛情，由於故事情節本來是取材自荷夫曼的三個短篇故事，因此並無關連；巴黎歌劇院版本(2012-2013劇季製作)的導演Robert Carsen，則以場景來串連故事——他將歌劇放置在劇院之內，由序幕的舞台側，到樂池與舞台，然後再到觀眾席——以一個歌劇院的場景去扣起整個歌劇，各個故事在地理及視覺上便有了關聯，還將三個故事處理成一個男子的成長故事：愛上女機械人Olympia的荷夫曼還是情竇初開的小伙子，與年輕女歌唱家Antonia相戀的他已經成熟了，到沉迷交際花Giulietta美色被騙去影子時，已是情場老手了。整個製作在視覺上為觀眾製造故事情節脈絡，相當有趣。

製作本身各有各的好處，最重要的是觀眾能夠看到不同人對同一作品的不同演繹，對作品也增加了多個觀賞的角度。

■文：聞一浩

從「北京舞蹈雙周」 透視現代舞的生命力

中國內地藝術發展一日千里，技藝和國際交流視野都越發成熟，更於現代舞上有不俗的發展。這種具實質性的改變，有賴於香港城市當代舞團的藝術總監曹誠淵先生的大力推動。早在1992年，曹誠淵與內地舞蹈學院合作，成立內地首個專業現代舞蹈團——廣東現代舞團。更於2005年創立北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成為內地首個獨立現代舞團。「北京舞蹈雙周」正是由上述三個舞蹈團體聯合主辦的舞蹈藝術節。

今年七月，第二屆「2013北京舞蹈雙周」再次於北京正式舉行。藝術節活動分為兩周，首周「教學周」主要以舞蹈課程為主，提供機會予舞蹈學生與海外藝術家作即時交流；次周「展演周」則以演出為主，展現國內外舞蹈新傑作，讓觀眾體驗先鋒作品的潮流和方向。

由於主辦單位均為現代舞團，是以教學周內的課程大都以現代舞為主，包含現代舞技術、編舞技巧、即興舞蹈及舞蹈錄像，但同時亦有不同動作技巧如街頭舞蹈和武動技巧等等，讓一眾參與的舞蹈愛好者吸收各地舞蹈文化。展演周以三部分演出平台組成，分別為：「青年舞展」、「另類平台」和「焦點舞台」。「青年舞展」主要提供小劇場作品展演機會予年輕人編舞，當中包括香港年青舞者和內地的新晉編舞，讓青年們以舞作與國際交流。「另類平台」主要為小劇場舞蹈創作，提供實驗空間予海內外藝術家發揮想像力，實驗現代舞作品的界限。「焦點舞台」為「北京舞蹈雙周」的重磅節目，作品多由活躍於國際間的藝術家編作，展現獨特的藝術視野，帶來了來自以色列、德國、芬蘭等等的歐陸美學風格。

在當代藝術潮流的語境之下，「北京舞蹈雙周」對中國或東方現代舞發展，重要性可謂不言而喻。「現代」一詞，於歐洲文化與東方文化中有着不可跨越的認知分野，根據文學評論者凱利納斯丘(Matei Calinescu)在著作《現代性的五個面貌》中，提到歐洲現代性的五個

特徵包括：強烈的時間意識、變革創新取代承續等等，可見歐洲的「現代性」帶着否定與摧毀，變革意味着反傳統之傳統。然而，在亞洲現代性上，更像是「不斷折衷的過程」。此種對「現代性」的不同閱讀之下，在現代舞的發展上得到了驗證。芭蕾舞於歐陸等地是為傳統舞蹈，強調舞者需習得身輕如燕的一種反地心吸力動作。當受到了「現代性」的啟蒙後，便發展了一系列向地(Grounding)的動作，強烈力量從大地直接傳送過來。現代舞傳入了中國後，與這個以民間舞蹈為傳統的國度，又產生了何等的化學作用？相信是近代現代舞團不停發問與探索的課題。

探索現代舞的問題，當然以藝術作品作交流媒介。來自以色列的《開啟原始程式碼》，相信是最受歡迎之作，透過一系列強烈狂野的力量，探討男女於新婚夜愛慾交纏背後的真實與幻想。強勁的力量令觀眾與舞者同時撕扯、抽搐、顫抖，最後筋疲力盡。吉森舞蹈團的《馬克白》則運用現場爵士樂伴奏，演繹出一齣黑暗狂野的舞蹈。然而，與音樂進行互動的方向令舞蹈動作本身的語匯薄弱了不少，令音樂有喧賓奪主之感。本着這兩個演出比較，已然觀察到現代舞發展的方向也如百花盛放，既有重形式，亦有重動作質感，可謂令參加者眼界大開。

舞蹈，作為最難駕馭的藝術媒體之一，有其原始的魅力，亦有其溝通上的限制。現代舞作為反建制(芭蕾舞)的化身，提出對舞蹈形式與動作的全盤革新，是必然出現的產物。綜觀是次「北京舞蹈雙周」中的演出，在意念上及形式上的確令人眼前一亮，然而在舞蹈動作的創造上卻似有停步不前之感。期待此類的藝術節令參與的藝術家們有相關的反思，豐富現代舞的生命力。

■文：黃漢傑@HerStory

本文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提供

■北京舞蹈雙周教學周內的上課情況。攝影：Jesse Clockwork

